

有人说,新疆一半的温柔留给伊犁的花海草原,一半的苍茫与旷野,藏在南疆的帕米尔高原。前不久,我从喀什落地出发,沿着中巴友谊公路慢慢驶向云端。旅途缓缓铺展,路过清灵的白沙湖,枕着雪山夜色住进塔县;自驾高海拔的盘龙古道,与“帕米尔之眼”(即木吉乡火山口)合影;奔赴国门红其拉甫,走进丰饶河谷里的托格伦夏村,留宿乡村民宿,在塔吉克族乡亲的暖意里,接住了帕米尔最真诚的馈赠。

从喀什出发,夜宿塔县

旅途的开端,停留在烟火氤氲的喀什古城,蜿蜒的土巷缠绕着老城时光,百年茶馆飘出浓郁的砖茶香气,街边维吾尔族摊主热情招呼往来路人,满眼都是西域风情。办好边防通行证,我向西驶离喀什,G314中巴友谊公路像一条柔软的墨色丝带,顺着戈壁一直飘向远处的昆仑群山。

驶出喀什地界,地貌陡然变换,我闯入了连绵不绝的红谷丹霞,赭红、橘棕、土褐的山峦层层堆叠,经过千万年风沙流水的雕琢,岩壁褶皱沟壑纵横,陡峭的山体在日光下晕染出深浅不一的红调,像大地被落日染透的裙裾。

公路在红色峡谷间蜿蜒穿行,一侧是陡峭赤红的崖壁,一侧是开阔平缓的戈壁荒原,风穿过山谷,裹挟着砂石独有的粗粝气息,雄浑又热烈,这是帕米尔送给旅人初见的浪漫。

这条天路不只是风景的走廊,更是一段温柔厚重的岁月故事。它承袭着古葱岭丝路的余韵,千年前玄奘踏过这里的碎石,驼铃声串联起东西方的文明;半个多世纪前,无数中巴建设者迎着高寒风雪开山铺路,用汗水与善意铺就了两国相望相守的情谊,一路向前行驶,每一寸平整路面的背后,都是跨越山海的真诚与坚守。

海拔一点点抬升,热烈的红谷渐渐褪去,视野豁然开阔。我们途经“网红”打卡点白沙湖,奶白色的沙山环抱着一汪浅碧碧水,湖水静静倒映着慕士塔格雪峰的轮廓,微风掠过湖面,揉碎一湖雪山倒影,安静得不忍心高声说话。

行至暮色低垂,我们抵达雪山脚下的塔什库尔干小城,也被称为塔县。这是一座塔吉克族同胞聚居的小城,安安静静依偎在群山怀抱里。傍晚走在干净的街道上,晚风带着山间草木的凉意,远处的雪山晕开一层淡淡的灰影,路上行人步履舒缓,安顿好后,我慢慢调整呼吸适应海拔,带着满心期待,谋划第二天的旅程。

旷野为诗 昆仑为幕 帕米尔高原之行

■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郭畅

自驾盘龙古道,寻找『帕米尔之眼』



塔合曼湿地。



盘龙古道。

本版图片均由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郭畅 摄

伴着高原微凉的晨光,我们从塔县出发,开启一天的自驾行程。最先挑战的是盘龙古道,上山时迂回辗转,下山时豁然舒展。站在山顶看向层层叠叠的弯道,那句“今日走过所有弯路,从此人生尽是坦途”,不再是一句网络标语,而是人在盘山公路里自由的期许。

令我印象深刻的,是抵达海拔四千多米的山顶观景台时,几辆小巧的改装咖啡车静静停在路边,它们成了荒寂山野里最治愈的一抹亮色。

车主说,咖啡车就是移动的家,在这里摆摊卖咖啡快一个月了,赚些路费就继续环游中国。他守着小小的移动吧台,在帕米尔高原研磨咖啡豆,用心制作一杯咖啡递给远方的旅人,何尝不是一种洒脱。

我捧着温热的拿铁站在观景台边,低头俯瞰整条如同银龙匍匐在山间的古道,听着摊主和来往旅人聊新疆的景色,听他热心指点绝佳拍照机位。在荒远的帕米尔山巅,一杯咖啡不只是味蕾的慰藉,更是独属于自驾旅人特别的仪式感。

顺着山路下山,来到班迪尔蓝湖,六月恰逢高原枯水时节,湖水褪去了丰水期满满的湛蓝,卸下盛装,露出了大地藏了千万年的细腻肌理。水位缓缓下降后,一圈圈环形纹路铺展在湖床上,灰白、赭黄、浅红的岩层层层叠叠,像土星优雅的环带,又像是大地亲手写下的年轮,只剩湖心小小的一汪浅水,晕染着淡淡的青蓝色,和粗粝温柔的湖床彼此映衬。

离开蓝湖继续往前走,有一处令人屏息的自然奇观——帕米尔之眼,它位于塔莎古道上,海拔约3800米。这个自然奇观由火山活动遗留的熔岩流动形成,呈现出独特的彩色砂石地貌,山体表面因风化作用形成轮廓似人脸的形态,在苍茫雄浑的群山之间,一圈特别的地质构造如同猛然睁开的眼眸,凝望着天空,故名为帕米尔之眼。

当地文旅部门设置了打卡装置:凝望过大地最深邃的瞳孔,从此人间皆是通透的星穹。不少游客打卡留念,这也许是来过帕米尔高原最直观的印记。站在这里,心底所有的琐事,都会被辽阔苍凉的景色抚平。

走近国门,走访托格伦夏村

第三天清晨,我向着国门红其拉甫前行,一路向着海拔更高的边境方向行进,草木渐渐稀疏,连绵的雪山愈发巍峨肃穆,凛冽的山风裹挟着清冽气息,一路护送我们抵达国门红其拉甫。这里坐落在海拔4700余米的云端边境,是中巴友谊公路的终点,也是祖国西大门的标志性地标。

庄重的国门矗立在群山之间,国徽在澄澈天光下熠熠生辉,鲜艳的五星红旗迎着高原长风缓缓舒展,在连绵冰封雪山的映衬下,生出直击心底的震撼。国门旁的界碑静静伫立,清晰的文字标注着国土的边界,来来往往的游客放慢脚步,或驻足凝望,很多人默默站定敬礼,用最简单的方式诉说心底的自豪感。

不远处,驻守在这里的边防民警日复一日在高寒缺氧的环境中巡逻值守,风雪晨昏从不缺席,默默守护着祖国的西陲边境,守护着两国往来的平安通道。在这里,我们真切读懂了岁月静好的含义,眼前安稳辽阔的山河,边境顺畅通行的道路,离不开一代代守边人无声的坚守与沉甸甸的担当。

告别国门,我们返程回到塔县附近的托格伦夏村。清澈的小溪绕着村落缓缓流淌,嫩草铺满山脚,牛羊慢悠悠吃草,几缕炊烟轻轻飘向远方。世代居住在这里的塔吉克族同胞,被称作“高原雄鹰”,而刻在他们骨子里最动人的特质,便是与生俱来的热情好客。

村里散落着风格各异的民宿,偏爱山野星空的旅人,可以住进遇见托格伦夏星空营地,牧高笛星空帐篷靠着全屋地暖与弥散式供氧,全景天窗抬头就是漫天银河,躺在床上就能等候日照金山;喜欢安静松弛的人,会选择朴拙民宿,土墙原木的小院温柔素雅,落地窗将整片雪山“框”进房间,泡一杯咖啡就能静静消磨午后时光;若是想沉浸式感受本地生活,就入住塔吉克牧民自家开办的家庭民宿,朴素干净的房间暖意十足,主人会拿出家里最好的奶食、馕饼招待来客,带着客人去草场看牛羊、赏日落。

一场塔吉克家访,是此行温暖的收尾,推开牧民的小院,主人早早便等候在门口迎接我们,屋内挂着一针一线缝制的刺绣挂毯,暖意扑面而来。十七八岁的塔吉克族小伙不停地忙碌,端上滚烫醇香的咸奶茶,我们围坐在一起闲谈,他们说起这些年村里翻新房子、年轻人创业接待旅行团的变化,言语间是对生活的满足与憧憬。

南疆的风情,藏在昆仑山的风雪里,藏在盘龙的一个个弯道里,藏在塔吉克人家一杯滚烫的奶茶里。临近返程,我却有了“明年还要再自驾一次”的冲动与不舍。

白沙湖。